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八

宋 王邁 撰

啓

按此卷調南外
睦宗教授作

上錙經畧啓

西洛耆英嘯傲三台之府南宗冷宦依栖數仞之墻先
上日以通名望下風而起敬竊以先達之於後進世族
之於素門勢分固殊投合亦寡惟元城之在宋間業有
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而况三朝元老之嫡嗣一

代人物之宗師稍有知識皆思歸嚮恭惟某官文章奎
璧德望華嵩忠孝通於神明出處關於世運故國謂有
喬木稱到于今後人猶愛甘棠何況其子方春秋之鼎
盛歷中外以游揚郎省陞華風采耀鳴珂之列金庭出
使笑談護完璧之歸持麾把節於湘中易地建臺於江
右仁心撫字山林野史之屢書陰德平反道路口碑之
交誦開十連之帥閩屹百粵之長城惠行而龍戶驩呼
威肅而鯨波恬靜奈外地去天之遠而浮雲蔽日之明

一壑來歸六丁莫挽蓋韓呂家傳之清白素所服膺而
金張勢焰之薰蒸耻于炙手勁草當疾風而不改寒花
於晚節以尤香種樹山中白傅倡風流於九老植槐庭
下晉公付事業於二郎傲睨軒裳追隨觴詠勝事園林
清時鐘鼓如許清閑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孰為輕重此
固衣冠之羨慕其如旒冕之簡懷欲副巖瞻行膺枋用
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
之直校文列陛乃懼疾聲大呼之讒比求宗邱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未能適道敢好為師幸大州本父母
之邦而年家忝子弟之列誘掖之以藥其失推輓之以
玉于成既有耆德以依歸庶免生徒之嘲訕薰和染教
期為王孫公子之範模舉滯拔淹全賴察父哲兄之提
挈

上陳招討使啓

龍門高峻屢容寒峻之攀躋麟序荒涼復受使華之容
察豈造物憐其困躓使末路有此遭逢敬飭墨卿晉干

籤帥恭惟其官清融冰柱峻埒斗杓古靈夫子之文孫
學問有本北山先生之嫡嗣名節傳家方當杲日未東
之時已有伊吾以北之志披肝許國掉舌籌邊雪夜貂
裘慷慨辨太原之檄風聲鶴唳笑談却淮甸之兵草木
知其威名讎寇問其年貌屬者鼙鼙之為梗羣然鴻鴈
之離居嗟懦俗之脂韋仗元戎之鈇鉞毅然以身任朝
廷責誓不以賊遺君父憂卯受命辰即行有崇文之勇
決申上奏寅報可從充國之便宜南州嚴保障之雄西

帥習號令之素如醫王之治廢疾半劑而蘇如國手之救危枰一着即活凱奏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上甚念功就畀以繡衣之命時方謀帥復假之苴藁之權兵刑之脈絡相通臺府之風稜益壯所以寬宵衣之顧慮豈徒誇畫錦之熒煌如聞邊頭交馳露布知取勝而不知持勝易納降而不易處降安保今日饑鷹之來歸不如曩時猛獸之反噬金亡可待韃勢方張當趣公入覲之期要佐宋中興之烈濟時方畧已優南渡之諸

賢蓋世功名要了北方之大事伏念某老之將至銳者
已磨一惟語窅以來三閱歲筭之久仕不得志宜追誓
墓之風貧能驅人至草問鈞之賦無力可營於熱屬抗
顏甘就於冷官若何免越雪之嘲所恃有蘇天之庇腐
儒無用宜束高閣以待太平來事可為當磨石崖而頌
大業

上西外宗使啓

弭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邱獲分太乙之光

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沆瀣和毓鈞倪
學問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歷元
祐君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歷宦途而恬進春風
鳧鷖清閑鳴單父之琴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耻
皇皇於人爵甘落落於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春陵
監郡平分濂溪霽月之華炎嶺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
汙實政紀山林之野史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
於御屏褒詔分司於仙籍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功

內重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然而風濤如此人物眇然
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
量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難况法從之舊氈好
為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鉢重見調元伏念其樣不入時
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
月之無邊方來贊諾宦海波濤之叵測噴有繁言然浸潤
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峻從臣簪筆
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短

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陛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表肆求宗邸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屬者笑之學殖久荒冒犯為師之戒心茅滋塞殊無事長之能頃襍被以東歸擬樞衣而北面久羈逆旅莫候前驅襟期雖企於門墻名實未孚於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而提撕之以玉于成敬薰心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居易既次第以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覬覩

於羅致

上宗使啓

斂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
光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
學問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歷元
祐君子之風鼓琴著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嬉
翰墨咳唾珠璣春容正始之典刊灑落晚唐之標致以
此飾吏其諸異人壯縣蜚聲棠蔭清風之未改京畿主

畫蓉池綠水之猶香溢入綴於周行得預聞於國計使
其少貶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
徑去人嘆橫舟於野渡公惟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
訊籠鵝之沼豐湖剖竹嘯歌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御
屏優詔分司於仙籍清節足以廉貪而起懦厚德足以
雅俗而鎮浮司舶則水蘖以自持領郡則繭絲之不急
豈特武穆文昭之裔屹巖維城抑令召父杜母之謠驩
然載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首揆久虛已入

金甌之東記修名不朽留為玉牒之芬芳伏念其樣不
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
城風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濤之巨測嘖有繁言
然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寒峻從
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
或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庭
陛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蓽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
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

熱屬者笑之顧才疎無事長之能而學淺犯為師之戒
幸偕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況在松廳識東閣郎君之
貴愛以及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望於儒宗庶息
嘲於士友收名定價嘗蒙大戊子之知噓枯吹生自賀
雌甲辰之遇

與馮監務啓

堂堂人傑肯思關市之征碌碌書生謬董宗庠之教均
為聯事敢不通名恭惟某官闕閱雲霄襟懷湖海韜謀

神授不泥孫吳之兵書議論風生更有孔桑之心計來
司筦庫見謂廉平商咸願於出塗市自無於二價所樂
不在乎此其志有大者焉好度玉關赴可乘之機會徑
標銅柱垂不朽之功名如其人亦甚不武行赴冷官
之戎得交當代之豪市立之平書立之師莫非王事文
為之經武為之緯倘契襟期

上鄭漕啟

矯首計臺藹五色慶雲之瑞抗顏宗校依一道福星之

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
文獻猶存籍甚南坊之大鄭經綸未了付之東閣之郎
君方在盛年已負遠畧三仕為令錦每掣而愈鮮千里
監州興一題而增重入司奏邸過貳理庭袖中有醫國
方舌底出冰人語不為枉尋直尺而屈甘請高牙大纛
而行剖竹兩藩棠蔭婆娑而籠畫司泉九路李蹊拍塞
以酣春召以潛郎迫於熱地使其道之少貶顧何官之
不為去矣莫留重歌今袴迨其再入即復舊羶芳菲菲

分彌章道落落乎難合雖以此起諸賢之愛敬然亦能
來羣兒之中傷晚節自是而益香物論翕然而歸重七
閩善地屬有弄兵之虞一札起家來任登車之寄策勲
摘運將指轉輸足食而又足兵易節而不易地寨惟問
俗出隻手以活民攬轡澄清炯雙眸而察吏甚盛之舉
不一能言之類皆知惟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如公德
望宜還簪筆之班結上眷知行喜履聲之近伏念某癖
惟嗜古樣不入時待問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對校文

列陛乃懼疾聲大呼之讒一從沙汰而歸三閱歲華之
久竭來倚席寒甚無羶靜惟外邱之冷官實隸皇華之
末屬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名實未孚凜有風霜之
懼比因假道幸甚登門誤蒙倒屣之迎宛似摳衣之舊
諒俯憐於氣類必力賜於提撕持一瓣香願定價墻屏
之下有三品筆覬叨名香案之前

與劉伯啟

琛臺作屬至煩萬人敵之才朱邱司文徒抱一卷書之

拙均為聯事敢不通名恭惟某官江左世家山西將種
龍韜勇畧不求紙上之孫吳燕頷雄姿殆類禁中之頗
牧才當八面志在四方乃不卑於小官尤克勤於細物
清閑筦庫歌紅槽滴酒之詩盤礴相卿賦弱葉裹鹽之
句暫屈齋壇之重望來為寶舶之英寮視象牙蚌貝之
珍與瓦石等約龍戶烏檣之至若符印然要之所樂不
存焉抑亦有大於此者國方多事邊正飛塵行振旅於
玉關遙標功於銅柱紀燕然浯溪之石要與天齊貢東

鞮北女之珍以充庭實壯圖未艾來事可為如其人
見謂不武亦有清中原之志所憾才踈不圖為冷宦之
遊得交人傑儻不鄙綠衣之懦必預聞素畧之長焰焰
北方當快觀於露布區區南物何足汙於圖書

與聶監舶啟

射策宸庭曾作龍門之客橫經宗校獲交鳳穴之雛巧
哉其逢喜而不寐恭惟某官雲霄闕閱冰雪丰標篝燈讀
有味書下筆作驚人語名父之子名子之父經訓金籙

難兄之弟難弟之兄堦庭玉樹絕唱冠江西之社一鳴
空冀北之羣露厥穎於仕遠雷其聲於當路收斂凌霄
之步徜徉佐舶之遊視象牙蚌貝之珍與瓦石等約龍
戶烏檣之至若符印然各出納於有司克勤勞於細物
琛臺借重蜚英青劍之章瑤闕催班潤色紫荷之橐有
如某者見謂斐然妄庸謬竊於時名迂濶不諧於世用
壯而諾仕端如鮎魚之上竿老矣無能見謂鬪難之已
木竭來倚席寒甚無羶若何免諸生嘲所恃有契家在

西清學士悵未親函丈之前東閣郎君幸可話襟期之
地

闕題

金科肄業講明臺閣之憲章玉牒緒書習熟祖宗之典
故以此飾吏其諸異人恭惟某官方從栖枳以策勛不
憚披荆而遠戍屈司筦權見謂廉平高願出塗肯析秋
毫而言利市不貳價更樂田宅之寬徵如聞當路諸公
爭出薦賢好語毋輕刀筆一代宗臣嘗為之趣覲闕庭

四輩召命將至矣某平生迂濶薄宦崎嶇不能為桔槔
俯仰以隨人所以如枘鑿方員之寡偶竭來冷宦得綴
英寮一閱立平一卷立師莫非王事同氣相求同聲相
應倘契襟期

按此篇原本誤與前篇連作一篇起處
闕題中間恭惟某官下脫數語謹註明

與晉江鄭宰啓

茂宰名高庭有飛鳧之舄宗庠宦冷堂無繫馬之階以
判袂之年多而盍簪之日近躍然而喜巧哉其逢恭惟
某官天分穹隆月評芳美議禮之家如聚訟斷以片言

天子之學曰辟雍藹其芳譽巍科得雋大器晚成宦譜
愈出而愈竒學力隨試而隨效入仕九年而脫七選班
筍其華去家三舍而宰一同栽花最便琴鳴風而有韻
錦濯水而愈鮮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賢令
尹試霜劍於肯綮了無留難至使鄉邦亦師縣譜西山
來為牧守愛聽弦歌東觀正要人材行鏘劍履有如某
者見謂斐然妄庸謬竊於時名迂濶不諧於世用壯而
諾仕端如鮎魚之上竿老矣無能見謂闕難之已木竭

來倚席寒甚無檀若何免諸徒嘲所恃有偉人在同鄉
同仕行將託契以通家大邑大官先喜庇身之有地

與都長侯官簿啟

公侯振振皆遜滕侯之居長宦途落落自笑廣丈之冷
官告至未皇先施甚寵恭惟某官給露支風之敏手撐
霆裂月之清才汝陽眉宇天人仙標拔俗河間被服儒
雅素履無瑕翛然類山澤之臞儒即之無膏粱之氣習
早收科第傑出宗英長以貴而得民望尊麟趾士之高

者為簿見為鷹栖華刺鼎來修程輒發茶竈筆牀之清
暇詩盟觴政之夷猶當路平章肯遺橫道之寶留班清
切以待同姓之卿某之迂踈世所姍笑仕不得志願追
誓墓之風貧能驅人至草間鈞之賦竭來倚席寒甚無
羶惟求密邇於家山最喜得交於名勝公如帥屬使皆
知惟長之從僕可免嘲不犯好為師之戒

回學正海陽丞啓

挾策兔園自是書生之習氣橫經麟校獲陪贊府之清

游告至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學傳歆向而得其髓
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焚香讀騷不類膏梁之公子研硃
點易宛如山澤之臞儒摘髭而收魏科策足而登皇路
五色棒之警邏威名凜然三尺法之平反陰德宏矣學
力隨試而隨效宦譜愈出而愈竒不追趨逐嗜於權門
乃容與徜徉乎雅道古槐鉅竹未遑嘯傲於藍田仙李
猗蘭聊復顏行於朱邸况有東巖之仙伯時開北海之
芳樽笑談川泳而雲飛唱和金舂而玉應行趨瓜戍徑

立筭班余不負承寧久占名於紙尾天揖同姓佇看造
膝於陛前如其人寡諧於世學問醯鷄之在甕仕宦
鮎魚之上竿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
十年讀書備數冷官得交名勝安敢犯為師之戒姑自
賀取友之端暗中之識曹劉慰平生之景仰胸中之多
周孔何君子之勞謙實不稱名榮祇為懼

回何丞啓

出綸楓陛涉筆槐廳頃仕帝京早識三何之風味茲游

佛國重陪二令之吟哦展賀幸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
人溫如玉名重如山鍾淑氣於五公七相之門蜚大聲
於千英萬俊之數策勲場屋遜郊祁兄弟之同登對策
殿廬皆晁董諸賢之忠告倒蔗漸逢佳境寒花賸有晚
香露政事之一斑發文章之三昧金灘灘鷓之舞方爾
呈祥藍田鴈鷺之行又還竒徑况今棟莠正位栢臺諸
公推挽之亨途薦墨紛綸乎盈篋已不即人人即已爭
願賞音余不負丞丞負余行將召擢如某迂濶與時背

馳贊畫京畿自掇中都官之怒談經宗校莫逃貴公子
之嘲所幸知己之來必有相規之益既見君子則喜敬
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與劉知錄啓

侯藩熱屬頡頏三語掾之名宗校冷官寂寞一卷書之
學喜卿英之聯事望涓史以馳誠恭惟某官濯柳風標
芳蘭聲譽偉哉名父宜居一夔一高之間籍甚難兄肯
在三孔三曾之下自家庭而師友異世族之膏粱方露

厥穎於仕達已雷其聲於當路花城司警能來鸛鶴之
祥蓮幕畫籌不效鸛鶴之舞薦書盈篋推轂載途小淹
萬里之羽儀來董六曹之綱紀治劇理繁而才益辦滌
冤雪枉而獄無留萱草正長堂上動平反之義嘉禾合
穎陸前催清切之班某之迂疎人所姍笑學問醯鷄之
在甕仕宦鮎魚之上竿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
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莫能誓墓以為高竟至出山而求
仕竭來倚席寒甚無羶若何免諸生嘲所恃有鄉英在

明刑弼教之事脉絡相關忠告善道之言始終有望

賀新南宗啓

鎮領房山司宗睢邱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以通
班天屬生值聖時爰以第一人而為長潔蠲吉櫛登進
賀床恭惟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
骨淳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甚寒嘉定而後還班屹靈
光之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才任
觀化宣風之重寄古庸巨鎮价藩揚六壽之威徽省華

階跬步眈三台之秩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
維城欲信厚之風成宜訓齊之選遴時維族老方堅戀
闕之心常有恩言亟下建臺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
力量大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武穆之英益習淮易楚
詩之化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衛社稷則無如
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缺鉞方欣於
南下袞衣已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師言允穆宗室
為相者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賢專美紹熙之世伏念

其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
校文列陛乃罹疾聲大呼之讒來倚席以何顏嘆無羶
而獨冷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驕貴與居凜有風霜
之懼所幸耆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依教誨之以雅
言提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劫修來仙李蟠根固可
使猗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

黃侍郎再知泉州啓

渙號宸廷申符佛國昔歸無南物雞碑猶植於虛堂今

起自西山馬跡已諳於舊路波神起舞岳后前驅况叨
材館之知宜班賀床之敬竊觀壁記歷數藩侯前二百
年名世僅兩三公而止後五十載何人稱二千石之良
惟梅溪之王公與蒼州之倪老時賞洛陽之勝不忝前
修日凝安靜之香可無愧色然皆一至孰是重來恭惟
某官自許臯稷忠嘉不作漢唐人物班居豹尾正在日
月獻納之初諫犯龍鱗欲扶天地綱常之義上亦和顏
而受人已側目其旁鴻冥冥而高飛犬狺狺而猶吠齋

夷每問潞公之年貌兒童且識君實之姓名公是非
人心秉彜之不泯一出處吾國元氣之所關逃名而
名益歸遜世而世不捨彼譖人者尚何面於班行歸我
公兮久傾心於朝野夷險一節首尾八年幸天日之開
明鼓風雷而出令即家起廢領郡仍前民忻吾父之來
裹糧以迓士喜吾師之至動色相誇鬻賈扞於海堧餉
婦歌於農畝戶持牛酒巷擁旌旗若非心悅誠服之自
然難以利誘刑驅而至此但觀近事大異曩時當焚山

竭澤之餘有剜肉醫瘡之嘆民亦勞止天甚愛之乃會
聚於福星以照臨於下土東巖攝郡斷無容盂水之規
南舶建臺了不受貪泉之汗痼疾雖可以暫起生意未
易以遽回蓋自軍興至於事定用度廣而廩無儲粟楮
幣輕而地乏流錢吏胥肆弊之無窮兵卒索哺之尤橫
用平平策未易以左支而右吾下急急符或議其前寬
而後猛惟中和可以為政惟誠實可以感人是亦不謂
之難抑亦有大於此世道日隘時事鼎來近聞邊頭屢

馳露布知取勝而不知持勝易納降而不易處降安保
今日饑鷹之來歸不如向者猛獸之反噬金亡可待韃
勢方張我弱而何以制人內輕而何以服外要知國本
全係人才大厦豈一木之能支危枰非一着之可活如
將大用若何罄諸葛之血誠殆恐不然反有累龜山之
晚節此又其千慮之過非止為一州而言其愚不可移
顛常妄發中宵憂國蓋不勝嫠婦之情指日趨隅庶盡
解門人之惑望公如歲以日為年

上袁建寧蕪漕啓

建牙藩邸疊組計臺江浙數州久被齋長先生之道化
甌閩七聚竦聞皇華使者之風聲愉企賀榮敬羞吉楨
恭惟某官出處關乎世運忠孝貫於神明濂溪浚其源
象山導其流會心有印慈湖作之師絜齋為之父交臂
傳燈早嘗以正論之緒餘發而為大廷之奏對魁躔炳
耀要路橫陳乃於前經古史以策勲期與元聖大賢而
合轍相卿巧宦爭趨金張許史之門郎省高潛自許召

杜龔黃之政亦既中和之奏最居然諷度以觀風數百
條荒政之疾懷元元命脉十五所儒官之講道字字精
神谷其腹所以遂天地之生牖其衷所以示子弟之誨
以辯志片辭而起廢以諭吏一章而警媮舊染咸新宿
醒頓解幽室之中指迷者燭此譬最精萬物皆灰不燼
惟瑜斯言有味福星次止時雨沛然幸甚丹山碧水之
區得借玉節銅符之重民厄於兵復饑於歲翹首騶麾
士誦其書願見其人傾心誘掖固將以仁心而行仁政

又必以斯道而覺斯民然清朝聽斷之一公諸老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竒更好黃花之晚節前猷益大永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踈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嬾見嘲於羣弟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載瞻龍門嘗有蟻援間闕一第幸經先太史之品題骴骹四箴復辱小申公之印可曾謂強顏於令席獲從受察於使車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

金匱日曆卷八
卷八
遭逢之甚巧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
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賀徐倉啟

輟班郎省掌委閩都公道聿開方睹鳳閣舍人之樣遐
氓何幸驛迎輶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
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
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最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
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繡帙仙蓬夜對青藜之

杖橫經王邸朝吟首荷之盤發揮石室之秘儲敷歷錦
窠之清選使其道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諤諤而
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張許史
之門公獨凜然自許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於
千里故苔溪之最徹於九重果錫召環垂登緊地不屑
枉尋而苟合爰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
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析者未歸白粲價翔
誰與發倉於河內牢盆禁密殆幾為棄於國中碩鼠之

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闕於諏度必可釋於顧憂
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
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磊砢喬松合
作棟梁之用芬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
諧世又寡殿廬校藝踈狂貽怒於要官宗邨橫經習懶
見嘲於羣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為尹
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業
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提撕之以

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上知宗辨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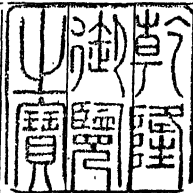
記問何足以為師況不賢於弟子市井與言則以利豈宜浼於先生事有係於觀瞻人能言其曲直不平甚矣無辨得乎竊觀聖賢之門每謹義利之戒賜貨殖則謂之不受命求聚斂則責以非吾徒原其本心之可誅貶以一字而若槌而况學校至重禮義尤嚴守道守官並

行不悖曰教曰養相須而成以名分則有師生以事權則有長貳雖有學職豈皆志於葷食豆羹然在家居亦仰給其俸錢廩粟統屬固宜歸一規矩安可不遵今乃以大族之搢紳為宗庠之領袖羣然進退不疑其間隙之生遽爾叫呶誠出於意料之外於漏下五六刻取計司數百緡凌轢公堂劫持族類鷹饑而攫徒誇利爪之強羊敗其羣豈勝羸角之狠初不甚訝其此舉退而徐詢其平時蓋在閨門素虧孝友京城太叔之不弟義莫

之行於陵仲子之避兄廡烏乎在此而可忍靡所不為
煮豆燃其所厚者無不薄矣操戈入室此物何為至我
哉事未發則監謗諱言迹已暴則飾詞強辨悖而入悖
而出吾如彼何反吾禮反吾仁自責而已伏念某猥以
末學來為冷官季考月書每得寸長而必喜人稠坐席
至誇吾學之多才取之寬其常員養之加其稍食以文
藝來者輒為指摘有朝暮見者罔憚應酬凡在同盟未
見嘲於雪日獨此橫逆乃肆起於風波前官姑聽其侵

權它屬多容其撓政顧如么麼素守剛方不能委曲以見從遂致侵陵之太甚小人之為不善固知清論之莫逃君子可欺其方深懼讒言之易入所賴正人之在上能為吾道之主盟伏惟某官當代儒宗斯文司命好樂如自其已出公族化行直清深畏於人知懦夫志立愛而知惡義以制情膚受譖愬之不行皮裏陽秋之自定即墨不善佞而得毀未求齊國之封馮謏既撓法而負恩宜正街亭之戮此他時進退百官之大者自今日訓

齊九族而先之其得以克卑厥心自振其職泛駕之馬
已漸失控御之宜瑞世之麟當見為薰陶而出此非饒
舌蓋以全身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臞錄監生臣黃鐘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九

宋 王邁 撰

啟

按此卷自南外睦宗教授至通判漳
州作後十一篇係代人作附卷末

謝真師薦舉啟

開藩旬日方羅幕府之羣英薦剡一封首及墻屏之下
士識者以為公舉衆人則曰私恩退自省循獨有感慨
惟師生以道而合與賓主之分不同彥明授業於伊川
本無干祿之意器之執經於涑水非為薦求之階天爵

重則人爵可輕義榮貴則勢榮可賤有寧終其身之弗
遇不忍叛所學以苟容如某之愚從公也久孺子可教
初拜南昌之贈言門人益親屢造西山而問道所謂晦
斯明室斯通之席喜得於學不厭誨不倦之時昔年盛
而氣盈今霜降而水涸來倚麟庠之席獲依燕寢之香
瞬養息存日省月試窮理致用之訓朝以書紳習靜持
敬之方夕而銘几苟有立命安身之地敢為貪榮希進
之圖及牙纛之莅三神山歎蓬萊之隔一弱水忽聞郵

置特賜袞褒豈察其學業之漸成亦望其德業之少試
蓋知仲淹之賢則必薦遑及其他而為安定之學者非
迂覲施諸用此相期之盛意不敢望於他人茲蓋伏遇
某官誠立而明通操約而施普鴻辭麗藻續麟筆之正
傳寶匣瑤琴嗣龍門之遺響憂國之心愈渴閱士之眼
彌高方將以此身任當世之經綸亦必勉其徒以大人
之事業高文行遠而謂某有甚蔚之詞章直氣蟠空而
謂某有不阿之議論何以當此竊有請焉今天下之所

少非文士君子之最難者節居上位者既喜佞而惡慙在下寮者多毀方而為圓鄭公良臣不樂義方有太直之行曲江英宰且嫌疑之負苦勁之名所願先生秉鈞軸之權博取吾黨有氣節之士其益思植立愈勵操修表裏同源敢不推立言之誠而立德阿諛深恥又當移事師之忠以事君惟能為人是報知己

謝曾參薦舉啟

起亞相於干橋行將入覲薦迂儒於寅陛轉以上聞趣

裝如其匆匆推轂胡為而汲汲仰窺盛意俯激愚忠
竊以魏公用則所舉皆正直人司馬相則其徒行經濟
學或拔才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畫錦堂嘯詠之時
每訓才品而耆英會徜徉之際常訪人才况當聖主之
勵精方召大臣於閒散必也搜羅俊傑使之馳騫事功
如某者徒有苦心本無媚骨青衫素髮消磨十載之光
陰黃卷短檠感慨千年之理亂但見與世而杓鑿不為
隨人之桔槔來吟苜蓿之盤正在棘槐之里豈無虬蟬

之援可以攀躋自顧麋鹿之羣甘於恬退寧方為皂恥
曲而侯不知何取於高明乃至垂情於寒峻豈必求乃
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故敷奏以言猶愈知仲淹而不
薦品題高而無實以稱力量大而有請必行茲蓋伏遇
某官忠貫儀鄰名在彛鼎盛年勇退不依偃月之堂晚
節益香好在靈光之殿上有意北方之經理公豈宜西
野之夷猶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得於親見齊國用樂正
子為政誠所喜聞方將錄夾袋以儲才乃使先錐囊之

露穎其誓堅素守圖報洪知馬有文章得預元祐科名
之列尚存氣節要賡慶歷聖德之詩

賀福帥王侍郎啟

輟班法從出殿全閩淑旂綏章以錫諸侯申重帥垣之
命精金古器以比君子載頌御府之珍近比所無上意
可卜惟七聚舊安於擊壤而累年釁起於揭竿屬郡五
六城皆被瘡夷長樂十二邑僅逃鋒鏑震疊撼搖者方
妥流離蕩析者未全電閃雷轟見謂驚魂之甫定風恬

雨霽要令元氣之復還爰以近臣付之專閫觀聖天子
臨軒而諏訪與明執事伏陛而敷陳田里根本則欲不
傷臺府脉絡則求無壅言而及此民其庶幾恭惟某官
一代宗師四朝壽雋故家喬木晉禊帖之猶存晚節黃
花魯靈光之獨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禮義之多自入
李廷即躋栢府剛詞摘伏斥去熙寧之十鑽正色輸忠
追還慶歷之三諫不為枉尺直尋而屈竟請高牙大纛
而行至今嫠女之民昌言召父之政排抵權門之橫議

講明經界之良規孟子言大畧於滕誰為潤色鼂錯嘗
有心於漢令始施行此非俗吏之能為要皆儒教之已
試綠緋亟召紫橐陞華勾稽版籍之盈虛甄別名流之
清濁裕民足國鄙夷管晏之近功為官擇人度越馬裴
之遴選將駸駸乎大用復汲汲於此來推廣王心王言
發為仁聲仁聞念民疾苦如已痒疴解饒除苛遺安靖
和平之福化頑歸厚示轉移風俗之機言之出於真誠
讀者至於感激僉曰潁川去秦甚耳亦如渤海非求勝

之僕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為民賊者多長惡之不悛
上而苟有仁人盍知病之所在欲盡草帶牛之習當痛
懲碩鼠之貪以致廣寇薄汀邵之鄰海盜闖漳泉之境
淮卒橐弓之已散閩兵受甲而不勝彼易得以擣虛我
豈容於缺備此不可以柔而獨理又當思先事而預防
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幸而親見齊國使樂正子為政嗣
此有開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七年之久
歷官與四考之書校藝殿廷強項拔要官之怒充員宗

邸低頭受公子之嘲人共嘆其淹回天乃錫之機會昔
在丁丑嘗陪玉筍之門生今維甲辰復忝前茅之屬吏
竦聞開府喜至忘餐造有采薪之憂遂稽拂繭之敬疾
方少愈名始自通敢比正倫遥胄僭攀於杜曲擬同湜
輩終身不叛於韓門

上何帥啟

征衣西上銜計臺一顧之恩別駕南來受帥閭十連之
察涓剛辰而告吉飭柔訥以抒誠伏念某徒有苦心素

無媚骨校文紹定固應罹邪黨之讒奏疏端平何至取
時賢之忌盖以上方親政下無隱情雲狂因得以盡言
黯慙遂從而妄發果而邊帥騰章辨跋扈之名重以廷
臣切齒惡欺謾之語友朋解體倖搖唇已方持一篲
以障河彼乃推泰山而壓卵坐以孔門訐為直之罪繩
以漢法大不敬之刑小人謂弗免君子謂必歸未知死
所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僅畀叢祠清遊亟返於蓬
萊歸路載披於荆棘仙凡立隔榮悴頓殊失勢一落千

丈強自安蹇步衝人決起百餘尺坐看羣飛誓墓志堅
買山計決曾謂成命自天而下循畀贊丞於漳之濱靜
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德盛仁熟誠立明通
更閱義理之多掀播芬芳之久正冠莪豸清風祿羣小
之辱臺隨仗立螭直筆刊前朝之誣史庾亮之塵無所
汙曹蜍之沫莫能加聖化更新前此緊官之餘幾公論
不泯歸然一老之獨存已進登於獻納論思乃自詭於
諮詢諏度屬時閔嶠有警潢池爰輟文石之班出當英

蕩之寄申嚴威令轟雷迅電之鋤姦加意撫摩膏雨祥
雲之潤物驩騰七聚最徹九重爰以禮樂之使華更任
詩書之元帥治貪墨則嚴三尺字惇發則寬一分議沮
權鹽無異毀征茶之詔稅寬履畝不啻爭青苗之難陰
功隱德之居多野史稗官之可考惟是世途隘甚人物
眇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命起擎天
之柱於明堂固將登明而選公寧不憐窮而悼屈重念
某猥以儒素來入吏塵名為分風月於偏州實似試湯

火之劇邑搜見底囊以供北餽作無麪餅以餉南軍押
催科之帖而攢眉視箠楚之癩而攬涕所恃惠慈之長
少逋督責之嚴庶幾孤立危蹤毋至滄干司敗何相獎
賢好士居多被薦於朝廷王祥佐郡無功安得具謠於
邦國

上姚漕啟

綴班東觀嘗依太乙以分光半刺南州復仰福星而受
察滌龜告至拂繭通誠伏念某徒有苦心素無媚骨校

文紹定固應罹邪黨之讒奏疏端平何至取時賢之忌
蓋以上方親政下無隱情雲狂因得以盡言黯躄遂從
而妄發果而邊帥騰章辨跋扈之名重以廷臣切齒惡
欺謾之語友朋解體嬖倖搖唇已方持一簣以障河彼
乃推泰山而壓卵坐以孔門訐為直之罪繩以漢法大
不敬之刑小人謂弗免君子謂必歸未知死所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僅畀叢祠清游亟返於蓬萊歸路載
披於荆棘仙凡立隔榮悴頓殊失勢一落千丈強自安

蹇步衝人決起百餘尺坐看羣飛誓墓志堅買山計決
曾謂成命自天而下猶俾贅丞於漳之濱靜言思之孰
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德盛仁熟誠立明通續濂溪諸
儒之燈傳延平夫子之印授徒講道七十子其速肖哉
對策盡言二百年無此作矣自播掄魁之譽不萌榮進
之心鴻冥冥而高飛犬狺狺而自吠及聖化載更於琴
瑟舊染維新凡名流悉赴於弓旌同聲相應鐔津之龍
始躍朝陽之鳳方鳴米廩橫經招館下諸生而受教蓬

山繙帙領瀛洲學士以登仙遙晉渥於郎闈仍陞華於
樞掾試數偃月堂之黨富貴消磨何如靈光殿之存風
標峭拔國論賴以訂正運籌仰其彌縫方佐昂以調師
將持囊而簪筆屬時甌嶠有警潢池帝顧在廷孰任臺
府相維之寄公於是地嘗播邦國不空之謠爰畀錫盾
雕戈以鎮丹山碧水申嚴戒令轟雷迅電之鋤姦加意
拊摩甘雨祥風之潤物七聚相慶一塵不驚澄清激濁
而吏治精噓枯吹生而民氣樂惟是世途巖險善類彫

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大用進擎天之
柱於明堂固將登明而選公寧不憐窮而悼屈重念某
猥以儒素來入吏塵名為分風月於偏州實似試湯火
之劇邑搜見底囊以供北餽作無麪餅以餉南軍押催
科之帖而攢眉視箠楚之癢而攬涕所恃惠慈之長少
逋督責之嚴庶幾孤立危蹤毋至游煩司敗世久無緜
袍之誼下念故交僕敢憑杯酒之歡上千公法

通漳守鄭左司啟

綴班蓬觀稔聞尚書曳履之聲竊稍叢祠敢作刺史題
輿之望偶叨恩而起閒散得帥屬以奉教條敬飭墨卿
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昔在元樞不
作漢唐之人物篤生令子克紹韓呂之世家方在盛年
見稱偉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正色立朝舌
底吐冰人之語一麾出守毫端宣澤物之仁奈西風之
塵一高而東山之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卷之而
懷已並復齋之高躅充然有得誠如西山之薦章及聖

化新琴瑟之調宜名勝應弓旌而起繇郎闡之雋武參
樞掾之宏謨習明先朝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之
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見之明方為時出龜山又不
合而去正坐名高賢者進退之非輕世道汙隆之所係
比興思於側席亟有命以起家眷言清漳之名區宜有
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襦袴藹然崇教尚文振起紫陽
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竹隱之寬條惟是時事日新善
類星散朔黨洛黨之論橫起南軍北軍之變未銷此獨

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
堂某徒有苦心本無甜舌戇拙既不容於紹定踈狂復
見斥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煙霞之痼疾屏篋泥軼何
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况復以書生而
師素宦必有訂頑砭愚之教以為鍼膏起廢之方嘉與
同寮欽奉循良之政令願言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興化范守啟

出綸闈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胷中時方倚重元

結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甦仰上日之匪遙企下風而
起敬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月旦題評元方季
方之行誼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講學徧諸老之
參著書作千載之計屬權姦之當國紛競習之移人一
世瀾趨相與染曹蜎之沫二難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塵
紉蘭自馨食檠有味逮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賢交起彈
冠所挾者高尤難於進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
為枉尋直尺以留中惟莆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弄印

以公為忠信慈惠之長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
已歌來暮吏狃於政弱而垢玩民困於軍興之誅求剗
肉醫瘡甚矣羣生之寡遂酣歌恒舞幾於一國之若狂
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為一方疲甦之幸仁必有勇嚴
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則家有左饘右粥之樂
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
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為儒而迂入仕而
拙愚戇既見排於紹定踈狂復不合於端平竊祿祠庭

已自分煙霞之疾贅丞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半生
於方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愚
之誨以為鍼膏起廢之方嘉與斯民親沐循良之德化
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與龍溪趙宰啟

別駕權輕况復添蛇之足大冠寄重方興馴雉之謠佩
高義之相先飭柔賤而起敬恭惟某官五玉明潤八窻
玲瓏讀書感太乙之精光青藜杖琢句奪長庚之魄滿

古錦囊早斫桂以寡芳喜紉蘭而為佩花封小試尚餘
壺山壽水之春蓉幕清游不受石門貪泉之污鶚飛薦
牘蟬蛻選階不能直尋枉尺以留中自詭墨綬銅章而
補外今之君子攢眉湯鑊之焦熬籍甚宗英入手霜礪

之敏決

原注一作早以文章之一班施諸政事之三昧
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其位雖卑而名則高維今

銅章所准之邦乃昔綵捧經行之地寒生冰
甌不妨馬骨之臞卧治琴堂喚起鷓灘之夢警吏則嚴

之三尺字民則寬之一分居然茂卓魯之勲為一道最
行矣廁嚴徐之列立要路津某之迂疎世所姍笑故山

招隱方緡相鶴之經漳水贅丞偶玷誤蠅之筆幸有宗
英之聯事獲於大邑以庇身州縣一家當念貫通之脉
絡雲霄萬里相期久遠之功名

按本傳邁由漳州通判言時事削秩久之復通判潁
州淳祐初通判吉州旋知卽武軍應有往來諸啟永
樂大典
本俱闕

代通應經畧啟

誦諸葛出師之表久起敬於油幢為毛義捧檄之游行
備員於嗟局士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三熏蒙竿

牘之恭百官拜旌旄之下恭惟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
忠孝之心通乎天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風采冒
中有百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惟中原久淪汚於兵燹
而殘寇尚陸梁於疆場士狃於東南之懦習皆諱戰而
喜和公熟於西北之事情謂有進而無退止楚囚之泣
而作其氣焚石勒之幣而挫其鋒仗大節以臨邊馳一
封而詣闕忠誠憤發可質列聖在天之靈大計堅凝將
有兩河拓地之喜未逾旬而求四方之豪傑不終日而

易萬人之衣裝捷凱載涂羣兇禡氣其如功高而人見
忌名大而世莫容方弘愬協謀俱授晉公之節制及魚
程反間遽收郭令之兵權浩然袖手以來歸識者拂膺
而太息然公論常如日月一食何傷雖雅志已在煙霞
欲留莫可帝思南嶠之最遠詔以元戎而啟行幡然以
轟雷閃電之威斂而為陽春膏雨之惠坐閱黃灣之落
木足助吟哦笑飲石門之貪泉不移清介鯨波恬靜龍
戶驩呼兼理民將略之長皆平生學力之驗人望之在

執事遠則張方平之登輔相近則蔣穎叔之任樞機留
衣鉢以相傳紀旂常而可待伏念某聞道最晚賦才甚
涼弓冶承家期復青氈於再世草茅對策濫收黃甲之
乙科教忠方勉於過庭遭難何堪於陟岵意造物乘除
之有數使世緣歷涉之稍深謀養斗升七稔寒饑之所
苦失身筦庫一官猥屑而亦甘不圖初筮之遭逢乃得
大賢而師事惟是傳癖書癡之素習拙於笏畫鞭算之
良壽誓當自拔於濁流不敢取尤於清議服鹽車垂兩

耳姑強顏陪屬吏於此時鐫浯石紀萬年願執筆從先
生於異日

代賀贛守聶侍郎啟

帝以近臣牧於巨屏昌言諤諤不能枉尋直尺以留中
晚節堂堂徑請大纛高牙而補外善類愛其高舉衆人
謂之左遷竊謂寘身侍從之班跬步疑丞之地皇皇患
失比比苟同焉得受聖主之深知而能為大臣之倚重
乃不阿合惟知納忠方在先朝一疏首排於社鼠及逢

新政丹心慨念於鼎龍憫士夫少難進易退之風歎廟
堂乏翁受敷施之量獨立敢言而無懼旁觀竊忌者居
多謂與其枉道而留又孰若從吾所好見幾而作守千
里則澤千里之民量力可行寬一分則為一分之賜識
者交賀壯哉此行恭惟某官義氣噓雲精忠貫日去國
十年而復入愛君一念之常堅際會風雲論思日月諸
大夫之唯而舍之諤介若無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咻
確然自信西風之塵已動東山之興愈濃請一壑以來

歸縱六丁而莫挽惟今漳頓比漢淮陽如公直臣真宋
汲黯開藩閱歲載路興謠貪吏聞風或解印綬而先去
姦民縮手爭賣刀劍而歸耕陰功陰德之甚多野史稗
官之可紀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孤舟
於野渡行且入覲植一柱於明堂其一自違離兩更寒
暑昔侍樽俎聆健論之風生及伏衡茅喜直聲之日出
遠莫陪於賀厦條已見於班春恨無怒翼以奮飛姑托
便鱗而問訊夢魂失險常屢過大江之西旌節匪遙當

敬迓修門之外

代上察院啟

接武筍班最辱綈袍之眷陳情栢府輒明貝錦之讒物不平則必鳴道既直則宜見伏念某雖名族實屬寒儒費半生燈火之功僅收科甲脫萬死兵戈之下方出選坑急為救水之謀遠赴松廳之戍至則綠林之為梗窘於油幕之寡謀乃命書生往當勅敵飛矢亂石如雨之注弱兵脆卒望風而奔狼心變詐之不常虎口咆哮而

待噬重以兩軍之先覆誰不胆驚幸而七洞之生降出
於口伐夫何幕府策勲之日肆開黠胥納賄之門以虛
為實實為虛故殿反最最反殿此姑勿論抑有大冤適
下邑之長官為計使之親黨不善製錦游蒙帥閫之大
訶力使代庖兼出庾司之重命自揣不堪於共二固辭
輒至於再三兩司迫之使前一臺為之不樂帥既仙去
庾又召還岌岌孤蹤皇皇終日詭計屢從而下石斐言
巧入以如簧欲加罪則無辭至踰時而伺隙有府從事

獲譴於漕歎刑使者適至是邦既為之緩頰以解圍彼
得以乘機而轉手謂取昂於却莫能掩已之瑕疵必假
道於虞庶可欺人之耳目名為憲劾實出漕謀求中傷
者無自而吹毛受轉託者姑從而射影初止為魚而設
網鴻則見離不忍殺牛以釁鐘羊誠何罪一路士夫皆
為切齒三尺童子亦知含冤欲自雪以無由今幸天之
已定茲蓋伏遇某官章天奎壁鎮地嵩衡霜榦堂堂魏
暮有祖之烈冰壺凜凜胡威肖父之清新天子居然器

之先皇帝留以遺我峻擢烏臺之長屢輸白簡之忠持
公道如持權衡愛善類如愛圭璧諫官明目張胆之氣
竦動周行宰相登明選公之方權輿今日致令么麼敢
累陶鈞重念某親老倚門家寒透骨橫遭誣讟天高高
而莫聞求欲辯明世滔滔而安往質衣而詣京闕束帶
而立門闢夤緣一日之知僥倖三生之遇朝無知己灰
寒未易以復燃公不垂情河清豈容於再俟况簡牘可
詳於本末而告詞曲示於矜憐倘蒙軫繼繼之知冀有

可湔洗之理有人民與社稷固所甘心安邊境立功名亦其素願雖甚不敏安敢辱知

代節推謝帥還職啟

效官弗謹莫逃貝錦之讒薄罰示懲隨許舊疆之復方歎宦海風波之洶湧賴有使天日月之清明愧見乎顏感極而涕伏念某名為族屬實則書生過庭聞詩禮之緒餘從仕守命義之大戒坐曹贊畫深慚不稼而取禾被檄董輸敢憚折腰而為米適大帥開藩之始軫細民

艱食之憂既成蠲斛面以寬民力之一分又督責闕頭以防吏奸之百出凡編戶皆合詞而鼓躍在末察當極力以遵承其奈此邦素稱薄俗凡為學子半是假儒簸而揚前有糝糠欺公太甚較不熟弗如莢稗久積何堪則為出納之有司可不隄防於始入以此斂怨宜其速尤至於黠胥有鼠雀之求衆卒爭鷄蟲之得是則監臨之有罪方將兢惕以省愆敢謂仁私遽加恕宥初亦察祠家之無對疑且從輕終又喜小子之自新不為已甚

茲蓋伏遇某官名節霜明而雪白德量山負而海涵一
飯念民推赤心而起廢萬間庀士赦小過而舉賢致使
斗筭之微才不為天地之棄物某敢不澡身浴德息劓
補黥正己所以正人已佩書紳之訓使功不如使過幸
無躍冶之嫌

代上廣帥留郎中啟

委巷食貧每作梅巖之夢窮途干祿漫為蒲澗之遊惟
蒲為泉壘之附庸而尉廩星臺之奔走庶幾似鄉人而

見喜况復援介紹而至前伏惟某官鶴唳青田鳳鳴丹
穴經綸敏手五色石之補天爾雅清文萬斛泉之出地
澹然無膏粱之習即之有璋璧之温別駕展軫歌播海
圻而功歸邦國巨藩剖竹令修庭戶而人樂湖山入由
農扈以升華旋陟郎闈而增渥却要津而懶上斂怒翼
以斜飛兩節觀風秋月印錢塘之水十連作屏慶雲橫
禹穴之山雖去留出處之甚輕奈功名迫逐之不赦惟
廣重地在天一方起公祥斯道之刑見上重遠人之意

鼓十四城而下令肅若風行用三千屬而無寃何庸雪
洗乃攷宸綉就俾閭旄誰言五嶺之皆炎我覺二天之
獨有坐閱黃灣之落木足助吟哦笑飲石門之貪泉不
移清介龍戶安堵鯨海恬波昔開元有宋廣平嘗去之
而黃閣至元祐則蔣穎叔亦由是而紫樞行將名字之
覆甌端是登庸之傳鉢伏念某木偶人計拙冰氏子地
寒五舉省闈幾成畫虎一叨仕版殆甚木鷄瓜戍之期
尚賒匏繫之謀甚左漆雕開斯之吾未信初筮何堪燭

之武老矣無能為壯心空在百指纍纍之待哺二毛凜凜以逼人為饑所苦而來稍足亦甘於隱知公侯下士不辭三握髮三吐哺之勞如鯁生無竒猶望一垂手一轉足之力寒谷肯回於暖律枯楊可冀於生華雖抱闕擊柝且不辭俾越俎代庖則為過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代見福帥啟

炷辦香於畫戟之堂舊曾窺豹展漫刺於碧油之幕今

復登龍不辭三百里之行來喚二十年之夢然公負韓
范歐蘇之人望孰不歸依而僕無曹劉沈謝之時名恐
難記省非當代善類先為之介則何物小子敢冒而前
恭惟某官一代倫魁四朝壽雋任重道遠六鼇背上之
擎山孤立無朋萬馬羣中而駐足曩巨奸之當軸紛愴
黨以盈庭時以郎潛力持國是對仗而斥宰相人盡危
之請劍以斷佞臣事果濟矣我豸而登騎省執筆而立
螭坳讜論危言振起過江諸賢之弱忠肝義膽對越在

天列聖之靈道大莫容名高見忌不能枉尺直尋而苟
合乃請高牙巨纛而有行賑青社之饑如救頭然息潢
池之警靡容目瞬甚盛之舉不一能言之類皆知及西
風之塵愈高而東山之興莫遏以直道去人言野渡之
橫舟知晚節難自賦寒花於老圃未幾清議之明白旋
躋從索之光華新天子居然器之先皇帝留以遺我蓋
將處之疑丞近地之寄必先假以詩書元帥之權四方
望霖雨之霑濡七聚私福星之臨照衆俊皆已在列一

老行即還朝僕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天下所憂蓋在於本根譬之弱人其病毋求之腠理賢能雖集而莫為之宗主議論雖勝而未見之施行主少國疑名為慶歷元祐清名之始上壅下塞實有宣和大觀蒙蔽之憂近觀諸賢時出硬語犯逆鱗之龍者有矣斥守關之虎者誰歟久焉恐嘉橘之栽亦能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為茅方人物之眇然如執事者有幾想近在目睫而有召命必堅起眷梁以濟時艱

代上廣東楊漕啟

三鱣堂前弱冠預諸生之列五羊城下強顏隨屬吏之
聯不自知末路之桑榆輒私叙恩門之桃李南北雖分
於二地生成實均於一天恭惟某官玲瓏八窻瑰竒九
鼎龜山誠學續伊洛二程之傳汝水家聲出靖恭諸楊
之右負倫魁之偉望敷膺仕之休聲迨綴鵷序於端門
恥向權豪而炙手正席西庠而講道整襟北面者盈門
時皆爭據於要津公獨回旋於雋武把麾出守遺愛藹

於丹荔之鄉澤笏造朝衆心期以紫荷之橐帝惟海嶠
地遠神臯韶州白葛交趾丹砂方物萃止蒲澗踈鐘黃
灣落木仙隱依然爰屈當代之偉人來將一道之餉事
轡方攬而吏奸影遁鞭不算而貨源日通納上霧下潦
之俗於清涼辦輓粟飛芻之功於間暇右諸道之課奏
行被璽褒左一相之席虛亟膺枋用伏念某天賦不腆
地寒無媒方為雁鴛之謀頻迫啼號之累瓜戍未及匏
繫何堪初既職弟子於韓門繼又隸編氓於漆壤眷眷

三十年墻屏之舊渠渠千萬間厦屋之依今焉效一尉
於塵埃何幸望崇臺之旌祭必俟官期之至方執役於
弓刀殆恐我公之歸邈難親於函丈投機之會間不容
髮露穎而脫輒欲效毛未知倒屣之餘猶記遺簪乎否
倘阮眼之青可再雖潘鬢之白何慚鶴巢林而求一枝
如許依棲之地驥伏櫪而志千里敢辭鞭策之勞願以
餘生決之一諾

代謝俞漕啟

備數恩門之桃李剡墨未乾遣戍隣邑之槐松檄緘狎
至方將圖報而無所何又蒙施於不求愧溢顏間感纏
心曲竊以丞之為職實裨一縣之綱維官有攝員蓋出
隆臺之指授一有折肱而去孰不染指其旁曾謂八郡
之屬而難其人乃以百僚之末而充其選如某者學校
百戰權輿一官收蠶鹽清苦之身入枳棘卑汙之地簿
書鞅掌幾絕簡編燈火青熒動糜歲月恐辜父兄師友
之訓敢效稻粱雁鷺之謀詎意薦鷲書名過飾斗筭以

當鐘呂乃竟點蠅誤筆俾越尸祝以代庖厨惟同溪偪
父母之邦而二令分子男之寄松榆相望瓜李其嫌以
使指遣之而姑來故士民望之而加敬驚行平立惟知
占紙尾而書鴛力何堪乃重費廡下之秣豈以曾在韓
門之列故得收寘狄籠之中茲蓋伏遇某官道載堪輿
文工經緯隔弱水三萬而獨步將徑躋於蓬萊并楚澤
八九而平吞初何有於雲夢必貯之承明之廬而後快
乃畀以英蕩於外而謂何雖岫雲之出無心而陽春之

來有脚主盟善類着眼畸儒比時之御輜軒既揚清而
激濁他日之開黃閣必登明而選公致使孤身屢煩大
造某敢不飾所未至行其所聞厲素節以飲堅冰矢丹
心而如皎日可南也或可北也亦惟鞭策之從能華之
必能實之終賴陶成之德

代謝陳憲招捕啟

警曹滿戍曾叨薦墨之榮贊府缺員又拜辟書之寵百
尺樓許之攀附三品筆極其光華疇不謂逢凜所以報

竊以在上位者貴舉賢而報國在下僚者必擇主以託身曩時鉅公多入古靈先生之薦藁近世名士半出北山夫子之門墻惟奕代之儒宗有克家之風烈屬時多事兼司一道之兵刑雅志澄清坐閱八州之人物行臺開大幕府選吏如小朝廷謂將邑當兵戈之餘而貳令分民社之寄鷓鴣之室多毀鴻鴈之居未安親民固係於長官振職尤資於邑佐非智不足以剗繁治劇非仁不足以醒暵澤枯曾謂小才得居是選伏念某朱愚昧

道白朴持身韋教一經努力箕裘之學孟鄰三徙厚顏
紈袴之嘲坐踰甲癸之十霜纔任東南之一尉當三考
垂書之日有四郊多壘之憂心馳驛道之鈴耳洗江城
之柝風塵正動惟知瘦却於豺狼夜曉不交安得夢飛
於鷄鵠方為山之虧篋幸近水之有臺姓名得上於剡
章榮耀頓生於末路歲聿云暮將趨吏部以覓官道阻
且長獨念小人之有母遲遲西上汲汲南歸敢圖振念
於遺簪即俾充員於占筆察父哲兄之念子弟未必如

斯門生故吏之遇主人云胡不喜一力成就三生結來
茲蓋伏遇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開物成務之多識方
在壯歲已負遠圖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秋風鐵
騎笑談却沙漠之兵由其更閱理義之多所以容與功
名之會方聞有黃中之為梗起公於線墨以從戎碧油
運整暇之籌不差尺寸繡斧蕪平反之任益重威權貔
貅鼓行狗鼠褫氣凱捷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
人物今正眇然事變有大此者強藩悍鎮反狀已萌達

官要人束手無策賴有閱禮習書之元帥方成雅歌投
壺之雋功誰為王言得借君重天下安得數結已交口
於南州軍中惟有一韓始寒心於西賊預蓄英豪而待
用胡為鬼瑣之蕪收某敢不自勉庸庸力圖報稱士於
知己雖披荆棘以不辭余不負丞已對松槐而有誓

代上梅州王守啟

受屢蒲水稔聞王別駕有邦國之功試吏程江親覩漢
刺史播中和之頌南北雖分於兩地生成均出於二天

三薰致竿牘之恭百拜獻旌麾之下恭惟某官才名江
左學問河汾塵外清規望之如神仙胸中雅志決不在
溫飽錦心繡口文追滕閣之英鐵畫銀鈎筆肖蘭亭之
妙摘髭而收上第策足而登華途試劇邑之絃歌幾見
飛鳧之迅主計臺之畫諾翊成流馬之功自分風月之
清輝盍展星辰之濶步時惟此土地處偏方帝念遠氓
墮瘴雨蠻煙之底公來出守覺春風和氣之還轡蓋一
臨袴襦交賀凝冰霜於吏膽滲雨露於民肌雖渤海賴

龔遂而安然朝廷知文翁也久凝香安靜暫為百花渚
之清遊出綺承明行踵三槐亭之盛事伏念某賦分不
腆讀書無成五舉省闈暗投明月一般燈火半上青雲
自憐髀肉之復生衆笑頭顱之如許試花城之一尉僥
倖終更糾蓮幙之六曹過逾始望適以繫囚之殞斃坐
於前政之稽留水中之蟹何辜反移其怒蕉間之鹿俄
失雖悔何追毀出求全災生無妄瘴來似墨但憂老病
之交攻言巧如簧不料抵排之至此坐是妻僵而子仆

淒然日暮以途窮往來見庾嶺之梅老淚欲滴夢寐遶
故園之菊歸心如飛豈期佐下邑之子男乃獲事故邦
之父母寒谷肯回於暖律枯楊或冀於生華鷓巢林而
栖一枝喜有依投之地驥伏櫪而志千里敢辭鞭策之
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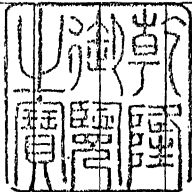
代通舶使啟

翠節光華竦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倉氏之塵
埃幾年引脰以仰高一且澡身而受察敬憑子墨往白

帥籤恭惟某官紉芳蘭而自馨挺靈芝之獨秀追河間
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
正印既收巍第不輟燈火雖在素官全以布韋為藍田
哦竹之游清哉官况試河陽栽花之手籍甚風流此雖
緒餘獨不俊偉繼嘗馮軾無端溪隻硯之歸繞一擁輜
覺賓水甘棠之滿得地小而亦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即
疇庸眷海舶之一司闕水衡之大計惟帝遴選煩公一
來庶平而吏民安焉鯨波不動忠信而蠻貊行矣琛貢

交通合浦之珠既去復還石門之泉不易其介大而國
用羸虛之制即此權與次而版曹出納之權歸其掌握
行有召命以重此臺伏念某聞道未深涉世尚淺讀書
發憤期收再世之青氈射策決科濫竊一名於黃甲方
習趨庭之訓遽罹陟岵之憂謀養斗升七稔饑寒之所
苦強顏筦庫一官猥屑而亦甘惟不武之書生殊未嫻
於吏事祇恐斗筭之器難逃水鏡之前念先父曾忝交
承夙有通家之好則賤子雖無介紹此為藉手之階倘

以臭味之略同庶幾眴眴之稍異服鹽車而垂兩耳願
殫駑力之勞得廣厦之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謄錄貢生臣吳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十

宋 王邁 撰

雜著

天基節獻聖德一頌六箴

有序

臣邁言恭惟皇帝陛下天姿英睿聖學光明仰紹列聖
燕翼之謀躬受寧皇寶龜之遺不自神聖恪守謙恭翠
幄親儒有日月就將之功端闡養性無聲色遊畋之嗜
是以祀帝於郊而天祖下格饗祖於廟而百靈降歆猗

歟休哉中興之景運有開而丕大之偉績可俟也臣伏
覩天基聖節近在王春朝野多娛和薰萬宇慈闈加膳
喜氣排冬寅陞需班驩聲動地臣疎賤一介生長明時
來自遐方仕於京幕官品卑下大闕穹隆莫從一奉漢
宮萬年之觴竊欲自附唐臣千秋之錄以表野芹獻主
之義以寫寸草報春之心益不止鋪張洪休藻繪景鏢
而已也臣聞三極肇判人類泯棼天作君師以教以治
義農黃唐而後系姚更妣承殷接姬帝統王綱迭相修

舉崇天普地賴以平成降嬴迄劉僅足以撐拄宇宙支
持歲月比方古先厥德弗類未祚陵夷帝用晉於眷顧
有唐崛起積累蔑然祖武孫謀眎漢尤劣延及五季乍
仆乍興維時三靈儲休閔祉以俟有道於是我藝祖皇
帝實生焉聰明神武超軼百王叱咤指麾掃清八極神
戈載戢天宇聿新五緯宣明八政順序垂二百載陽九
乘之國步間闕王途堙阨駐蹕江左已及百年敵勢就
衰人心思漢於是天復以聰明神武之德從而錫皇帝

陛下焉蓋以其數推之藝祖皇帝造國號為大宋改元為建隆實在孟春之端五陛下渚虹星電之瑞允同其時夫彼一時也而聖人造此一時也而聖人生皇天勩相我國家三百年間啓聖之期若合符節要非一朝一夕之故藝祖皇帝在天之靈所以期望於陛下者為何如哉記禮者曰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昔者藝祖皇帝所以得此於天者亦惟曰聿脩厥德終始如一而已然臣觀藝祖皇帝脩德之要

其目則有六焉曰愛民以仁也事親以孝也臨政以勤也律身以儉也聽言以公也制事以斷也此六者是其得天下之根本也神墨靈式施於後王世世遵承其永享國陛下於羣臣百工稱觴上壽之時盍亦思夫藝祖皇帝肇有區夏之日不先不後神比天同則謹脩六德以對越神天以中興帝業可不日新而又日新乎論道經邦之弼臣獻納論思之法從經筵鴻碩臺閣名流豈無忠嘉上資啓沃何庸小吏躐貢狂言臣實不佞每自

惟念忠臣畎畝猶知愛君臣既食陛下升斗之祿非在
畎畝之比而古之箴規告上自效愚忠雖工瞽不擇焉
臣用敢預齋夙戒澡雪精神撰成天基聖德一頌六箴
跼蹐屏營俯伏百拜以投進於闕下庶幾涓埃或可為
海嶽之助臣不任拳拳

天基聖德之頌

天生聖人為民物主維時孟春日在端五藝祖皇帝肇
造區宇國號載新天罍斯補子聖孫神佺綿慶譜甲子

五闋乃眷南顧皇帝之生實符藝祖昔星聚奎今虹飲
渚日協時同重規疊矩節紀天基和薰率普玉殿稱觥
登降拜俯微臣作頌爵抃鰲舞繼獻六箴願繩祖武

愛民以仁之箴

仁首五常元包四德為天地心立生民極猗藝祖以
仁基國鞞戟橐弧兼愛南北蠲賦輕刑與民休息列聖
續休祖訓是式一絲一縷為民愛惜螻蟻不踐况用民
力與物皆春配天其澤三百餘年期過周歷皇帝之仁

天姿隱惻固圉安邊藏鋒斂鏑當饋念吐賑饑救溺恩
厚德崇日培月植壽國萬年仁其命脉

事親以孝之箴

孝先百行德適明神天子孝德異於庶人猗歟藝祖立
愛惟親嚴事昭憲惟恭惟寅飲食藥餌必勅其身列聖
趾美有親有尊一飯微減憂懼晨昏乘輿將歸留戀宮
門事戒從令義不奪恩繇上儀下美化厚倫皇帝之孝
胚暉性真日奉三朝膳眎八珍粵嗣任音早正虞嬪養

志為大阜俗康民儀刑四海孝其本根

臨政以勤之箴

夏姒勤邦寸陰必惜周文即功日昃不食於皇藝祖肇
基王迹風雪夜艾寢不安席幸大臣第載謀載畫列聖
思治焦勞如一平旦視朝至夕猶惕勤政有論百王準
的危竿有踰萬世藥石觴戒孟銘几書杖刻逮我皇帝
惜時愛日初登寶位首監無逸不事遊畋不惑聲色靡
不有初終其鮮克皇帝懋哉自強不息

律身以儉之箴

克處茅茨德化斯美舜造漆器諫者不已於皇藝祖節
儉恭履內殿有簾純用蒲葦帟幕無文不尚屬綺列聖
監成嗇於奉已檻去青氈寢用絕被弊幄不更澣衣不
耻嬪御無華珠璣不視剗偽返淳措世於理逮我皇帝
崇樸惡侈稼穡艱難具知田里服御膳羞過自涼菲奢
從儉難儉入奢易皇帝念哉謹終如始

聽言以公之箴

公聽並觀是非昭晰以私滅公忠邪莫別藝祖初興求
言如渴奏疏來上始怒而裂補稿復前天顏乃悅大哉
聖心昭揭日月列聖似之戶庭宏闊內降封還私謁自
絕叩環大呼不嫌太訐明明皇帝大度振豁養智以恬
韜明不伐直諫宜容適言宜察公道一開下情斯達成
遠儉人湯戒女謁公私之分治亂之決

制事以斷之箴

制事非難其難在斷正固屹然何事不幹藝祖初興深

慮長算懾伏強藩削平僭叛志意堅凝羣疑冰渙果哉
聖謨天授神贊列聖似之有剛無愞干法者誅辭難者
竄威令惟行誰敢狎玩明明皇帝淵衷獨見修我政刑
強我屏翰政無多門令無反汗何憂殘鄰何畏外患果
斷興唐優游哀漢疑斷之間興哀之判

存心以公之箴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均開誠心布公道
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

康莊偏見室之聽言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
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吉祥九齋銘

履齋

培爾德基修爾禮防素履潔如無替於常優哉游哉視
以考祥

謙齋

名譽之來有道所忌守謙之一有益之四不然何六爻

無凶辭不曰吉則曰利也

責齋

莫歸匪山有玉斯貴莫泓匪淵有珠斯媚人而不學其何身之能責

頤齋

内外交養動靜以時歸而求之無舍爾之靈龜

允齋

二水交潤而樂生焉相得則樂惟人亦然吁盍相與浚

其泉源而達之川乎

益齋

石有火擊之則明礦有金淘之則精其求益於而躬毋

替斯銘

井齋

毋羸爾瓶毋短爾綆掘九仞而棄之吁其可忍也歟

晉齋

一塵足以揜鏡之明一翳足以損目之睛去過之不勇

何咎德之不明

鼎齋

衣之將敝必求更之德之不新而乃安之吁盍亦先所重而後所輕乎

殖軒銘

殖乎德其久也斯獲殖乎學其成也罔覺惟孝惟友曰義與仁為吾殖之本根培之溉之務滋於厥身身忿外慾吝容驕色為吾殖之蟲賊夷之難之毋害我稼穡行

有餘力乃藝文園惰農自安胡取禾三百廛晝斯宵斯
真積力久厥報維何自今以始歲其有

筆銘

在平世則策功龜圖在亂世則效勞麟史今聖明時維
君子使毋曲以枉民生毋諂以事權貴書諫紙則犯而
不欺釐史冊則直而不諱設不遇時卷而懷之南山可
移茂林之草不可為

端硯銘

石君亦顏之厚
中無介石之守見此石君亦顏之厚
硯則必端之求友則不端之取甚至於外無潤身之容

鏡銘

胷中正眸子瞭然則其覽汝也貌悅神閑胷中不正眸子
眊焉則其覽汝也顏如渥丹是則汝為吾之畏友豈但
正吾之衣冠

几銘

發憤忘食勞且不息嚮晦見汝我心以懌嗚呼使其夢

見周公則將矢辭以責曰我昔待旦恩施四事子何人
斯怡然熟寐其何辭以對

跋陳君保作詰藏趙忠定公帖

右趙忠定與興國判官林井伯君帖凡二十七紙今藏
於其壻陳君保作詰家某與君保仲兄袁州教授為丁
丑同年因謁而得寓目焉如為其先君子求墓表於陳
正獻公則以泉壤不朽之榮為無物可諭之感至孝也
如帥蜀日謂三邊幸無事然心念所及不敢不竭是非

毀譽色色有之獨念上恩至厚當思補報不復敢為身
謀至忠也如帥福州日遇旱則曰寧以一身受此衆苦
遇火則曰誠無顏面可見百姓至仁也至於崇儒重道
之盛心班班見於行玉字金間尤可敬仰招致晦翁累
書及之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晦翁一來其拳拳於
晦翁若此艾軒卒以書弔興國則以情如骨肉義兼師
友至有邦國殄瘁之嘆其拳拳於艾軒又如此興國時
尚韋布公與之交如敵已速其至三山則有何惜不見

過之訝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前輩所謂公之求
士急於士之求公者蓋於此見之嗚呼章縫未遇時望
王公如天人惟恐其不見招招必往而興國君能為公
不可致之客亦今世絕無而僅有者矣丁丑臘臞軒王
某敬跋

溫叔擬進指揮令至都堂分析溫叔既擬進又奏曰恐
狂生愈肆怪悖若罪之則適成其名不如天覆海涵置
之不問上然之文公得免或謂溫叔諫止忠定憇患之

力居多則知二公同心協力責難於君歷兩朝如一日也慶元黨籍固多君子亦有粗能自立於一時後來失友落節如黃子由輩者多矣時惟忠定公與文公血誠至公忠貫日月修名姱節如玉無瑕覽其遺墨想其典刑千載之下凜凜如生當時蠅營狗苟如曹蜍李志輩使人欲唾其面則吾曹盍知所擇矣

漳倅到任告先聖文

某學古而迂身謀甚左一第廿年方書六考貴豈不欲

耻非其道富不可求從吾所好聖謨洋洋惟知充蹈拜
廟之辰敢以必告

告靈著王文

某聞王威名如日杲杲今拜祠庭不敢私禱時事多難
天步未安川陝淮襄方罹兵火內地雖善安豈可保惟
臣憂邊寸心如擣玉於此時宜相天兆不獨著其靈於
閩南自當昭其烈於江左

告靈會妃文

某日於家庭虔奉香火此來佐州敢申私禱微臣憂國寸心如擣身其康強家可以保晚得一男方離襁褓子其承家父可以老富貴倘來耻非其道神之相之正直是好

六野堂賦

并序為林
侶之作

野有二義焉自野人禮樂言之則質朴無文謂之野自同人於野言之則廣大無間謂之野要之皆古君子事也親友紫洋林君侶之博雅好修榜其堂以六野以曰山曰郊曰田曰景曰興之野與人之野而六之自序其

目余嘉其居今世而行古道為之賦以廣之

山色兮蒼蒼郊原兮茫茫田疇高下兮稻熟杭香景物
周遭兮竒卉脩篁野興之來無極兮煙霞雲月相射而
流光有美一人幅巾道服彈琴著書兮友五者以相羊
榜其堂以六野兮意甚真而味長彼李愿之盤谷兮與
子美之草堂吾欲鞭吾驂以從之兮耿千載其相望一
日盤礴乎君子之六野兮宛與二子參翱翔荷屋兮葺
房芟衣兮蕙纓晞髮兮朝陽濯纓兮滄浪時趣於文兮

犧尊青黃君獨從野人之禮樂兮外被褐而內珪璋人習
於險兮羊腸太行君獨於野以同人兮心太虛而履康
莊世翻雲而覆雨兮君獨為徐公之有常世徧矩而背
繩兮君獨為元子之惡圓而好方吾不意閔盆盜而見
壘兮厭喧啾而聞鳳凰惟世道之否泰兮關斯人之行
藏儻蒼生命未窮兮當宏此道於八荒返頑刻偽兮追
還乎樸素之鄉含和飲醇兮蕩滌乎忌刻之場窮則以
野善其身兮如養生者之珍糈梁達則以野抃斯世兮

如大醫之治膏肓此野之為義其大兮吾所以樂為之
平章

愛方亭賦

為鄭伯昌逢
辰宗丞作

環閩州兮多竒山品方山兮為第一如玉筍兮列洞天
如金匱兮出石室有美人兮愛山日流覽兮鮮碧結數
楹兮為亭題愛方兮為額客見亭名恍然動色爰問主
人於義胡得子昔立朝匪有言責輒奏囊封披寫忠赤
唐突廟堂敵排宮戚持鑿納杓以水投石有圓而卿立

乎君側嫉子之方肆為蜂螫子胡不削之以為圓猶有
愛方之痼疾主人曰嘻請對以臆時有污隆道無伸屈
出處何常以方為的猗歟大哉方之為物莊士端人靈
墨神式王咸舉之為救司隸之幡曼倩執之為止倖豎
之戟朱雲仗之為斬佞臣之劍秀實出之為擊逆賊之笏
今予此山真大奇特如幡開張如戟嚴直如劍橫陳如
笏端植此吾取之以名堂不避乎人之吾嫉王子聞而
狀之曰惟剛故方不可撓而為統指之柔惟直故方不

可屈而為枉尋之尺彼時人之好圓猶四肢之無骨議
政兮模味道之稜作史兮曲魏收之筆獻張禹之著兮
神其欺握孔光之杖兮弱無力佞者依憑巧者鑽刺突
梯兮如脂如韋反覆兮為鬼為蜮使其足斯堂而面斯
山寧不甲其顏而芒其脊嗟我狂生久矣廢斥家雖無
愛方之亭心已有愛方之癖流俗兮滔滔書空兮咄咄
何當浮湘水兮問訊道鄉之臺過南都兮物色元城之
壁抱此方兮終身瀕九殞兮不怵亂曰守初節兮非艱全

晚節兮良獨難堅萬仞兮壁立保孤標兮歲寒一生無
愧兮方寸地千載流芳兮方冊間要使方山之愛主人兮
亦如主人之愛方山

愛賢堂賦

為叔正甫作

臞軒一日倦於酬酢掃几焚香解衣盤礴乍爾欠伸誰
歟剝啄闔扉而視倒屣而躍則吾叔正甫手携愛賢之
篇謂得之於故橐詰堂之所以名則曰人皆愛珠玉我
愛子孫賢之詩乃前修之所樂今從而賦吾堂非吾子

而誰託臞軒作而言曰傳不云乎惟聖知聖惟賢知賢
况知之而又愛之不賢者必不能然經不云乎人之有
技好之若己他人之賢且好之况為吾之孫子今吾叔
也世膩之不嗜生產之不營曰吾有書可讀兮足以貌
南面之百城曰吾有子可教兮足以賤黃金之滿籛扶
吾所有之二樂以居吾堂兮彼區區者曾足為吾之重
輕若乃髹几兮晝淨銀缸兮夜熒課羣兒之吾伊咀六
藝之精英大兒引喙而高吟兮如啖天之鶴小兒調舌

而學誦兮如出谷之鶯吾傾耳聽之兮若不脛而造玄
圃不翼而翔蓬瀛抑余聞之人之有生其欲逐逐食欲
肥甘衣欲華縟暑樞欲涼寒館欲燠至於愛子孫之賢
則又人之大欲然或鴉鷲兮鸚鵡或龍駒兮牛犢紛八
品之參差雖造物者安得人人而饜屬則亦如彼何哉
惟自求於多福故曰太上種德其次種木又其次種穀
木僅十年之需穀纔一年之蓄惟德則享之而不窮酌
之而不涸吾門舊有三槐其大如屋本之以孝友兮可

以厚栽培澤之以詩書兮可以深灌沃不尋之以斧斤
兮縱之以樵牧淮水之流兮未乾文正之芳兮可續如
以吾之言為然則吾叔也異夫人之癡叔

蚊賦

暑風始至天宇將昏玉蟲甫掛於明缸銀蟾突出於游
雲有喧於室有哄於門謳如亂雅之俚曲噪於不整之
潰軍睨而視之徐而聽之則藐乎小哉其為蚊也於戲
尤物之生有徒是繁大而猛者則豺豹狼兕獬廌麋麋

小而黠者則蝮蛇蝱蝎蛆蠱螫彼惟肆惡於川陸兮
避之則易汝獨入於堂與兮去之也難彼觸之而後毒
人兮其罪猶可貸汝求人而中傷兮其情不可原吾嘗
觀詩人之傷讒至援蒼蠅而為比蠅惟聲之可憎汝又
無之利嘴吾欲改止棘之章獨以汝為讒夫之刺蓋自
古之小人多不利於君子將聖兮蒙毀於叔孫大賢兮
見沮於臧氏管蔡二叔兮流言於國之碩膚驪戚二姬
兮欲搖乎君之冢嗣子椒之間行兮惡草可掩乎芳蘭

歌奴之潛入兮白羽或移乎秋氣腹有劍兮伺人之可
乘笑有刀兮襲人之不備蓋此曹生則為囂囂嗷嗷之
人兮死則為緝緝翩翩之鬼炙手附熱其故態兮故多
出於炎天陰邪穢污其舊染兮故每生於濕地或被人
以瘡瘡兮如長慶三楊之流或進身以纖巧兮如熙寧
十鑽之類吠堯之犬兮同聲相呼食月之墓兮同惡相
比是何天宇之不肅清使汝得以陸梁跳躑而為崇也
王子平曰嫉惡如仇展轉不寐我心百憂在床下者必

焚之以艾火集幃中者必驅之以膏油欲吾心之屬饜
罄汝族之虔劉或曰不然疾之已甚者亂之端犯而不
按者德之盛靡昏不明靡亂不靖維其忍之秉心無兢
東方明矣乃時之定王子唯唯靜坐以聽